

翠神 乾坤

余似心

昨夜雲隨風去

密友因丈夫突然感情轉淡，加上同住夫妻的父母幫襯不幫理，承受痛苦達十年，一度自殺，幸未致狂死。迫不得已接受丈夫離婚要求後，才知道他大陸包養二奶，私生子也好像幾歲了。

跳出框框 蒙妮卡

唐先生是否有私生子，跟你我有何相干？大眾關心的，應該是他的管治理念。感情錯失，妻子已經原諒他了。「浪子回頭最珍貴。」她說。傳媒再糾纏下去，將淪為八卦娛樂新聞。

私生子

唐的解釋合情合理，不願意傷害無辜的第三者，他們都是受害者。其中妻子注定受屈辱；若丈夫被迫公開承認有私生子，她再一次無地自容。

聽說密友的前夫因老仔仔細，近年更失業而欠債累累，二奶到港一直不願工作，且與他父母因言語不通、生活習慣不同而鬧得極不愉快，大家都不好過，一家人仍置於「鬼域」。

卡恩最終擺脫刑事指控，他的政治生涯從此一蹶不振。辛克萊則當選為二零一一年度的法國「年度女性」，國人欣賞他的「勇敢和無私」。她的得票率超過現任總統拉加德和法國第一夫人布魯妮。

重新認識「同性戀」

潘國森

台灣教育部門要在中小學推行「性別平等教育」，當中「認識同志」的內容嚇壞許多家長，據報幾十萬人連署要求暫緩使用已編好的教材。香港與台灣隔了一個大海，當地許多社會風俗不是我們所能了解，不過正好借這個機會整理一下筆

「同志」的現代用法多指為共同理想奮鬥的人，一般作為政黨內黨友之間的稱呼。現在由香港人改變詞義，揉合了「男男相愛」、「男同性交」、「女女相愛」、「女同性交」等不同思想行為的人。

社會科學研究人與社會的關係，凡是跟「性別」有關的議題，都一定要分開男和女來探討，才可以因應其異而理出一點頭緒。講「同性戀」而不分男女，是為有大中華圈特色的疏漏，在英語世界「男同」(homosexuality)和「女同」(heterosexuality)向來都分開來講。

他們說「雙性戀」也是「同志」。在人，有「男雙性愛戀者」(malebisexual)和「女雙性愛戀者」(femalebisexual)之分；在事，有「男雙性愛行為」和「女雙性愛行為」之別。

幸福感

近年，幸福成了一個很時尚的詞。哈佛大學的「幸福課」受到追捧，人氣甚至超過了王牌課《經濟學導論》。我卻從來沒想過自己幸福與否。在我成長的年代，一心考慮個人幸福被當成自私自利，不斷奉獻才是最大的幸福。

幸福細碎具體又宏大多元。上世紀70年代，知青把返城當成幸福，農民把吃肉當成幸福；上世紀80年代，能上大學就是天之驕子幸福花；上世紀90年代，擁有一輛私人轎車被當成幸福；新世紀的年青人，買得起LV、新款智能手機就是幸福。

感到幸福。其二，良好的自然環境。城市佈滿霧的灰色天空，被污染的水與食物，帶來的是恐慌與疾病。而很多被「開發」得滿目瘡痍的中國農村，也再無「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意境了。其三，傳統文化的保護。文化是心靈的根。



幸福在哪裡？

春色滿堂

立春早已到，然而，在北京，隆冬仍未過，乍暖還寒的天氣仍未見春天。全國各地精英雲集此間，出席兩會，在隆重的大會開幕式上，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們將參加政協議政，把此間變得春色滿堂。

這位代表，給個微博先

來自新報的統計顯示，截至三月四日，入駐新浪微博的全國人大代表有一百四十四名，全國政協委員一百八十三名，總計三百二十四名。雖然數字尚不足十分之一，但仰仗微博區別於傳統媒體線性傳播方式的全新網際傳播法，這幾百人的言論影響力卻不容忽視。

無可奈何生命之歌

年輕時航海過過升財才正式離海，「上岸」，回港腳踏實地找生活，在《華僑日報》找到了個港聞記者之職，有新酬，遇上昔年十幾歲在印花工廠做調色師時識長結婚被邀做伴郎的當年做伴郎的小姑婆，原來已入大學讀到三年級快將畢業，遂與她約會同遊互訴心曲。

「你當了「保良」局總理未？」

阿杜